

清儒學案

上海文瑞樓印行

學案小識卷四

翼道學案

蔚川魏先生

先生諱象樞字環極號庸齋官至刑部尚書以道自任在朝激濁揚清進賢退不肖無虛日自給諫洊歷左都御史陳奏至八十餘疏凡

國家大根本大綱常大典禮大政事以及吏治積弊民生疾苦無不周悉而薦舉清廉參覈貪墨尤凜凜焉若日月之可揭鬼神之可盟先生之學蓋主於誠成於忠而終身存省於勿欺者也嘗曰士君子未有不學為高賢大儒者也然只要實實行去曾子之日省孟子之反身諸葛武侯之淡泊寧靜趙清獻之焚香夜告工夫各有所得予一言以蔽之曰勿欺無論立朝居鄉每日所作之事內可以告妻子外可以告朋友便是聖賢路上人若干百事中有二事難以出口者還是工夫未純去聖賢路尚遠其講吾日三省一章謂看此章纔見吾身何等關係何等重大凡齊家治國任重道遠都在這身子上反身不誠便虧體辱親了怎麼擔的這擔子起雖指出三件事來却總是毋自欺一念如為人謀是我一體的胸懷如舜為堯謀禹臯稷契為舜謀孔子為天下萬世謀方是忠與朋友交乃五倫中大事四倫都要靠他成就必如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子所云朋友信之方是信傳是道統絕續關頭必如

精一執中舜承堯禹承舜孔子所云三人有師善者從不善者改方是習這三件在人看作小節目曾子看作大綱領人看作欺他人曾子看作欺自己故不忠不信不習都在心苗上檢點人不及知而我獨知之三件正是忠恕工夫用到純熟田地所以獨得一貫真傳後來啟予足啟予手時候方卸下宏毅擔子完了自省勾當此真時習之學終身不能盡一日不可忘的想我輩受病處或不止這三件且學曾子從三件下手莫把天生父育的身子輕輕壞了令人痛惜大家各自一揣為人謀較為已謀執忠責善的朋友較與比匪的朋友孰信傳道義之傳較與傳名利之傳孰習從此肯一省便是曾子後身也其講賢賢易色一章謂人在世學成箇賢人孝子忠臣信友纔不虛生一場學者終日講求千言萬語只要明這道理道理不明先由心地不清多因好色不肯好賢既不好賢一點誠心已凋喪了那有誠心愛父母於父母必不竭力那有誠心愛君於君必不致身那有誠心愛友於友必不全信人若識得好色念頭是病心上一轉移變而好賢妄念變為真念人心變為道心心地何等清明或見賢人所行之事實實效法他或聞賢人所立之言實實遵奉他世間孝子忠臣信友都是賢人都是我所好的我所好在孝子事父母就能竭力我所好在忠臣事君就能致身我所好在信友交朋友就有信這力如何竭也有菽水承歡的也有爵祿榮養的總要立身行道纔不辱了父母這身如何致也有庶人服役的也有卿士奉職的總要以身許國纔不

負了君這言如何信或言賢當好色不當好的或言為子當孝為臣當忠的總要責善告過纔不欺了朋友這樣人人倫上明明白白完完全全難道沒些學力做到這地位既說他未嘗記誦這等清心寡欲明善誠身可以對親可以對君可以對友在不睹不聞之地理欲交戰之時用了多少功從勉強而幾自然豈不是真賢學力子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一生功力和盤托出可謂善學聖人之學吾輩細看學莫大於五倫則以賢賢居首政莫大於九經則以尊賢居首可見虛心屈己是第一難事是第一安務此處見的明行的當別項一線穿去自不差錯學者不可不知也觀此可以知先生矣先生尚名節重道義而當時有毀棄防隅志行虧喪託尊崇朱子以為名者先生與之往來問答是亦不免失所審擇矣所著有寒松堂全集日知錄元明儒言錄嘉言錄

問答諸子

刁蒙吉 孫鍾元 左翼宸 白東谷 魏貞庵 裴晉卿 張伯珩 馬玉筍  
黃大音 王敬哉 徐子星 宮宗袞 浦潛夫 于北溟 郝雪海 湯荆峴  
李毅可 王君棟 張逸之  
藍崖李先生

先生諱容字中孚號二曲布衣至孝其父信吾翁從軍討賊以身殉難於崇禎壬午年與五

千人同死襄城先生幼不建事孝思殷摯哀慕不已淚盡繼之以血閱三十年抵襄招魂撰文禱於隍神之廟約牒五千遊魂隨信吾翁歸宿華嶽襄令張某於其歸也為之勒碑構祠俎豆千秋以慰孝思以彰義烈將歸前一夕邑之襄事於祠者凡數十人聞鬼聲號泣悽愴悲涼沁人肌骨共駭異焉而縮舌不敢吐諸工役中有一人強出數語妄其靈乃止嗚呼誠之所感若是其神乎先生母歿終身堊室作堊室錄感以寄蓼莪之痛其示子云我日抱隱痛詳具錄感一書祇緣身本奇窮不能事吾母於生前服滿永棲堊室晨夕瞻禮供奉聊事母像於沒後不意為虛名所累矰弋屢及僮見逼不已惟有一死死後宜懷藏錄感歛以粗衣白棺權厝像側三年後方可附葬吾母墓旁我生為抱憾之人死為抱憾之鬼斷勿掛紙開帛輕受親友之奠惟望封鎖祠宇勿令閒人出入以時灑掃勿斷香火稍有資力即圖葺治垂戒子孫虔脩時祀是可知先生之孝先生之志矣先生學在反身道在守約功在悔過自新於人問入門下手之要曰我這裏論學却不欲人間講泛論只要各人自覓各人受病之所在知有某病即思自醫某病即此便是入門便是下手又於人問格物曰格物窮理貴有補於脩齊治平否則誇多聞富徒雄見聞若張茂先之該博陶宏景之以一事不知為恥是名玩物如是則喪志愈甚去道愈遠矣又其授受紀要曰重實行不重見聞論人品不論材藝夫君子多識前言往行原為畜德德既畜矣推己及人有補於世若多聞多識不見之

實行以畜德人品不足而材藝過人擅美炫長於世無補徒以誇閭里而驕流俗烏足齒於士君子之林乎又其錫山要語曰求易於易不若求易於己人當未與物接一念不起即此便是無極而太極及事至念起惺惺處即此便是太極之動而陽一念知斂處即此便是太極之靜而陰無時無刻而不以去欲存理為務即此便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欲淨盡而天理流行即此便是乾之剛健中正純粹精希顏之愚效曾之魯斂華就實一味韜晦即此便是歸藏於坤親師取友麗澤求益見善則遷如風之疾有過則改若雷之勇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動靜不失其時繼明以照四方則兌巽震艮坎離一一在己而不在易矣嗟乎先生處處從身上驗真脩事事從約中求實踐而猶謂踐履弗篤躬實未逮口頭聖賢紙上道學張浮駕虛自欺欺人墮於小人禽獸之歸自反之嚴亦至矣曾子十目十手何以異乎夫先生之嚴若此篤守程朱夫又何疑而門人所記體用全學謂象山陽明之書為斯道大原程朱諸錄及康齋敬軒等集可以盡下學之功或者自反之初亦有取於陸王之本體乎觀其謂六經皆我注脚為象山之失滿街都是聖人為陽明之失則其確宗程朱家法亦大可知矣所著有二曲集四書反身錄

從學諸子

白煥彩 吳發祥 陸士楷 吳發育 張光復 尤霞 朱士蛟 鄒隆祚 羊球

徐超 張濬生 左輔 張珥 李士瑄 趙之後 王心敬 駱鍾麟 李脩  
王天如 李鍾麟 樊嶷 岳宏譽 吳光 高世泰 唐獻恂

柘城賈先生

先生諱克勤字良齋號靜庵與耿逸庵湯潛庵兩先生講正學纂理學正宗自序曰自孟子而後歷漢唐之世率不聞有登聖人之堂與者此後世湖道統正傳必以宋儒為斷而宋儒稱孔孟嫡派必以周程朱子為歸周子太極圖通書發明易蘊舉古今萬事萬物之理包括無遺與中庸語孟相表裏程子表章六經學者始一其耳目定其趨向而知所宗開關啟鑰功維鉅焉至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復取六經四書詳加考訂闡繹且會眾說而為之折衷刪其繁亂補其缺略登其精義要其指歸遂使堯舜以來至孔孟相傳之道燦然昭明於世是聖道盡在六經四書而周程張朱之功亦盡在六經四書此道統之正傳百世不易者也其間有同時共肩斯道者程子而外又有張子雖關中之學興感於伊洛然亦號云極盛故濂洛關閩從來並稱罔敢易焉其與朱子為友者若南軒東萊俱力承斯道論者多未及之不知友善既久講貫益精大道昌明有倡子和汝之功即不容略安得不並及之也若夫淵源所自有親炙一堂而數傳後益大之者如龜山戴道而南歷豫章延平而朱子出焉大有功於程門矣勉齋授以深衣遽傳王何金許雖四子之所造不無讓於前人然當時論之者以

為基似河靖柏似上蔡履祥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已則夫陶成而啟佑之者居何等也勉齋之有功於朱門也不待言矣此得之師傳者為大道所寄託斷斷缺一不可者也昔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道貫古今與天地相終始而易與詩嗣得程朱傳其義以著其精蘊邪說者自不敢亂獨是春秋詆為斷爛朝報若非康侯作傳以明聖人之志誰復知為天理權衡之書而書傳亦為朱子未竟之業若非九峯無負父師之託以成此書誰復知二帝三王之心法治法備具於此此羽翼聖經胡蔡斷推為先聖功臣也夫宋儒之有功於斯道者錄之從其詳而獨略於元明者取其最也魯齋遭亂世學無師授得程朱書讀之始知進學有序於小學四書深信篤好即以其學為教脈絡甚正學統賴以不墜敬軒踐履篤實告人以居敬窮理為要發揮六經四書周程張朱之奧備載於讀書錄中至純粹中正明儒雖盛求其可繼程朱之統者無踰於此此元明兩代必以許薛為正宗也噫道在天下命於天率於性盡於聖載於經學不至希聖希天非學也然不考乎經傳之所傳以求證乎吾性之本體則性不可得而復亦無由而造乎極至之域故求道者必先讀六經四書而周程張朱之書以及遞衍周程張朱者皆分任乎堯舜以來至孔孟相傳之道也安可不遍觀盡識以求得其指要哉余於諸儒之書悉心讀之蓋不敢忽潛玩既久始知精要之所在雖聖聖相承莫有外焉者因取篇章之最切者彙而輯之間亦妄附己意為發明雖於全書之不



能盡錄然知者觀此思過半矣先生此書伊洛淵源之正傳也其詳其略要不外統紀之一而已知統紀之一而後知聖賢宗傳理學宗傳以及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皆亂統紀者也竊願天下學者人人手此書熟讀而深玩之則由許薛而陳朱而孔孟豈非儒林之大慶事哉先生為泌陽教諭做朱子白鹿洞規而擴之分立五社各置勸善規過簿月朔稽善過而勸懲之少者令讀孝經小學稍長讀五經性理人皆興行著有泌陽學條規孝經闡義事親庸言尋樂堂家規等書

無錫張先生

先生諱夏字秋紹號菰川博考儒宗尊崇正學著雒閩源流錄序曰嗚呼世之學者往往陽儒陰釋以進釋退儒始而薄程朱繼而卑孔孟繇是道術凌雜世教日衰然則何以正之亦正之以儒而已孔孟其儒之始祖乎程朱其儒之大宗乎是故欲正之以孔孟不若即正之以程朱欲正之以程朱不若即正之以學程朱之真儒嘗取宋明儒派合參之宋人之爭衡程朱者前有王蘇後有張陸皆禪學也彼安石父子之篡祀由京下借名競黨龜山出而一疏斥去公論昭然其蘇學亦祇行於北而程學盛行於南不以學禁稍沮朱子因之錄伊雒淵源固易辨也橫浦稱能正色立朝其得表章以史衛王報舊知特請於上史敗而聲迹旋湮象山著荆門軍之政其徒尊之乞易名置祠尚援濂洛為重要亦非溢數吾朱子雖嘗三

黜乎歿未幾而賜諡文旋與周張二程並躋文廡所著諸書亦皆通行而後人為錄考亭淵源在宋史既成道學有傳之後又易辨也明儒之變派則異是當其初孝陵首正道揆金華之傳未散紫陽之教增新故台海挺立大節滄池篤勵躬行河津標復性之宗泉南啟主一之鑰其揆一也自陳王倡異而其徒決裂太甚隱怪有述詖邪生心一時講壇徧地絃誦徹天問之則皆講新學伐程朱者名為道席之極盛實當道席之極亂時則有若餘干蘭谿虛齋二泉諸先生皆以醇儒守先待後而泰和三辨王學高陵出甘泉之門不徇其說莊渠既焚毀達摩遺跡又搜剔慈湖禍根三先生者尤持論鑿鑿大有匡維然至隆萬間屢議廡祀先薛繼陳繼王而胡僅得末耐竟如晉楚分畝蔡衛爭長非閏位之奪正乎既而東林鼎建我顧高兩夫子並作一提性善以破無善一提格物以救空知辨析絲毫庶幾障川東流俾夜復旦乃為謫籍孤臣未免聯席倉皇異同互尋惟瑞禍身隕節完而恩恤之後復以牽連黨議未前謗史極於南遷尚為口實嗟乎生不逢崇政坐講之儀結垂拱延和三召之契沒未膺淳祐從祀之典亦不聞有靖康明詔淳熙正議釐革乎其間吾道窮矣大抵宋儒之道多沮抑於小人害尚淺故其名先晦後顯明儒之道先掩飾於新學害尤深故其實雖存若亡學者居今日而尚論前人或聞其名未覩其實或習其言未考其行苟無紀錄何以詳議本末始終而知其為足以破衰還盛也乎况邪慝流殃設吾黨不早論定得無有紊亂先

型以迷惑後生者乎此雖閩源流一錄夏之所以不得已而作也惟是禪學者流不難掃除六經其見吾錄必有掩耳閉目走匿不欲讀者否則有倡為不必分辨之說以調停異徒者又其甚非病以方人即詆為偏黨欲指吾口而掣吾筆將若之何雖然吾不敢以此量天下士也斯錄也非吾之私言也一代真儒學程朱以學孔孟者之公言也賢者而或有取焉則於道術之歸一世教之復興未必無少助安敢逆料其無益而竟置之哉又曰正宗十六先生朝野久有公論擬進庶位所宜詳慎訂正敬軒整庵兩先生傳既折衷高子遺書餘皆讀全集參諸錄詮次為編而正學月川敬齋涇野涇陽景逸六先生尤私心宗法易稿至數番始定雖淺薄不足測海窺大而傳中具有步驟曲折亦冀同志者之細讀有所證入也又曰陳莊王湛品正學偏君子為吾道辨之則是小人以私意毀之則非當時秉鈞軸而惡陳莊及欲罪王文成者皆儼然自命為大儒而忌賢害正不自知其墮入下流况平日出處卑污議論詭僻躬負種種悖戾又可使薰蕕同器乎是錄雖力辨陳王在所必存雖節取正論而正氏張桂槩不之錄此稟孔門家法非故意為進退也又曰朱子嘗為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贊及錄伊雒淵源獨遺涑水是嚴於辨學處然後來遽進六子於文廡竟以六贊為據矣至謝方石氏續錄後叙中惓惓於杜清獻車玉峯兩公而遺魏鶴山馮氏考略亦遺汪文烈潘陽節先正當有主見後生未敢遽議今以夏之寡陋掛漏宜多年來頗事搜輯固有向擅

儒名及購讀本傳無關學問如某某者至如朱以功馮忠齋莫端恪劉文正諸先生會窺語錄著述一班知其所學各正而朱馮異誌傳無考記文正事者多異詞亦遂闕疑誠是錄之憾也况當老成半謝離索成愆中間出入品第有未及商改者補遺訂誤統以俟當世大君子倘能早賜是正幸莫大焉先生辨論儒宗毫釐剖晰而存錄之中不參一絲客氣即此可以知先生之學矣

婺源汪先生

先生諱烜其為諸生名曰紱字燦人號雙池初能言母江口授四子書五經八歲悉成誦自是讀書稟母之教未嘗從師而以五經四子書為師母沒聞父淹滯金陵泣且往勸父歸父曰吾無家安歸叱之返歸葬母後無以自活為景德鎮畫盤傭且傭且讀旋教讀於楓嶺浦城間父卒慟幾絕扶匱而歸先生二十以後著書十餘萬言旁及百氏九流三十後盡燒之自是凡有述作息神莊坐振筆直書博極兩漢六代諸儒疏義元元本本而一以宋五子之學為歸六經皆有成書下逮樂律天文地輿陳法術數無不究暢卓然可傳於世所著易經詮義十五卷尚書詮義十二卷詩經詮義十五卷春秋集傳十六卷禮記章句十卷或問四卷參讀禮志疑二卷孝經章句一卷樂經律呂通解五卷樂經或問三卷讀陰符經一卷讀參同契一卷讀近思錄一卷讀讀書錄一卷先儒晤語二卷山海經存九卷理學逢原十二

卷詩韻析六卷物詮八卷芾略四卷讀困知記一卷讀問學錄一卷琴譜一卷醫林輯略探源九卷戊笈談兵若干卷六壬數論若干卷大風集四卷文集六卷詩集六卷先生著書博而用功專不求人知而功愈嚴焉其言致知也曰有志格物無物無理隨處目睹耳聞手持足踐皆吾窮理之學豈獨經書故朱子補格物致知傳曰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一即字已喫緊教人矣格物不只是格一物便可貫通亦非謂必窮盡天下之理只積累多後自然見去蓋天下之理同歸殊途一致百慮只學者事事尋向裏面去由已然而想其當然由當然而求其所以然則源頭必有相合處所以積累多時自然見去故朱子曰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至於豁然貫通則雖未格之物未窮之理亦可一以貫之矣然格物之學非有終窮縱使會通得來遇事猶須印證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格致亦終身焉已曰中庸言學問思辨皆弗得弗措程子曰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其不同何也蓋中庸所言困勉之用力宜如此也程子所言則為學之活法也朱子解學記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亦引此為說且放下難的去攻治那易的易的解得多來并此難的亦因彼說印證參會以相為說而於此難者亦解意通之矣然則非弗得便措也正欲其有相說以解時耳若於蔽著時勉強去思則反恐有牽強意見助長之病矣曰以類而推者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也如認得此字便細看此字筆畫細辨此字

聲音又求解此字字義又推想此字何以數處用之音義各有不同又窮究古人所以制此字之意義所謂益窮之也曰一草木皆須察察得來皆有用處且無非性命只要會心鄉裏若鄉外則只求多識無當身心如大軍遊騎遠而失所歸矣曰讀書不會疑便是不會讀疑而不能悟亦是不會讀總是未嘗用心去求得之病曰格物之格訓至自程子始然格字本有至到之訓如書言格於上下格于皇天格于上帝皆至到之義又如苗來格祖考來格則又來字之義也物如何格詩云有物有則上文致知致字為推致之義甚明則格物為窮至物理亦甚明矣凡物雖在外而萬物之理則本皆備於吾心但吾心之知虛而在物之理實故欲推極吾心之知必須實靠事物上逐件印證過來此心之知方實在信認得定如人家有田地萬頃契墨冊稅承租以來本皆在家然亦須逐畝逐段親身歷過四至分明與契稅符合方始信得此畝此段是自家田地不然則或冒認他人田地為已有或自己田地却被他人冒去不得清矣要之所格之物則原是吾心本具之理原非鄉外面捉一物來放在心下霸佔他人田地也大概犬馬無知則書字自教不得犬馬若人則凡可學而知者即皆吾心所固有之知而陸王家反疑其不當求之在外不亦異乎曰學者於物怪神姦既惑而不能不信却又不敢全信故只得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留此一箇疑團終被神怪牽去謂之不敢全信已是深信之矣故所貴窮理窮理者非是窮那神怪有無之理只是窮究自

已身心性命之理身心性命之理果能真知其本源則神怪自不足惑若鄉神怪窮究其有無則終身只是惑也子不語怪力亂神且守住聖人不語之教以默待之於知天知性之後可耳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此非夫子不言但不輕為下學言耳然則不可得聞直是不可得聞張子必以了悟為聞之說未必子貢語意也朱子集此說於近思錄者則又因後學偶有所聞便自道已曉自作聰明多生枝葉不求心得又且遺棄下學妄希上達如陸王家此卻因早聞性天而未嘗了悟以至害了終身又果於自信貽害後人也故周程張朱所以每詳言性命正欲人有箇了悟處耳是朱子所以集此條之意歟曰或問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還似有近的有遠的抑或是言近而指遠曰有近的有遠的亦有言近而指遠的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此最是說經大病漢儒說詩說春秋往往如此然於聖言深處人又每每看淺了鑽研不入卻又辜負了聖言處亦不少總當平易其心隨著文義從容涵泳咀嚼出滋味細繹得意旨則淺者還淺深者還深無不得矣若先橫著有箇意見則將聖人言語都攔入自己意見來殊甚害事也曰讀詩如興觀羣怨章是第一詣只曰達政能言已落第二詣至於不達不能專對則下等矣然後世又有下等只求撮幾個字眼作文時當典故用尚且移撮不來也解經果得要緊處同文義些少不同何害但是有事於解經則眾說不同處亦不可胡亂放過須必求其至是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以其綱領條目先

後次第一一知有所循也然培植入德根基則又無如朱子小學曰為學不可不知要然必不可苦其多而求要蓋所以得要正須從學得多後乃能揀選出緊要處來若苦其多而求要則并緊要者亦不出矣此只是怠惰不嚮上人口語曰詩經本不難解只須依字句吟詠久之意味自出不必嚮字句外別尋事迹來湊合附會也雅頌則義蘊稍深然風神自和易得其風神則義蘊亦久之自見蓋以性情會之不是以死字句解之也以死字句解之則必失詩人言外之意矣朱子詩傳序曰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二句已盡讀詩之法古人意旨古人性情都自諷詠涵濡中得出興觀羣怨事父母君之益亦只在諷詠涵濡中得出又詩自有韻的讀詩者不可不知叶韻得聲韻調洽則詩之段落明白而吟詠之際亦意趣愈長書經卻稍難看然且反身切己看之如精一執中不必在帝王事其曆象禹貢洪範等項亦不可畏難須著力去考都是經濟但不可勉強求合致生誕妄曰中庸語至高深卻至切實人不得其切實處則只見是高深耳梁武帝亦講中庸可見中庸若非程朱早被異學竊去矣曰易之為書造化備矣學易之方則只在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二語辭因象繫占以變殊故諦觀而熟玩之求其所以繫此辭有此占之故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河津薛子曰太極中含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理體用一源也陰陽五行男女萬物具太極之理顯微無間也然則由辭占之顯亦可以得象變之微而三極之道亦可以神明而默成矣曰易不可專



以象數求象數亦不可忽蓋易理全在象數上乘載出來道器相與為體若離卻象數理亦無從憑據故程子易傳亦時有滯礙但離義理專求象數則焦京郭璞之流又已惑矣朱子於數則本之康節於理則宗伊川合二家而斟酌之又專以卜筮釋經使人可由淺會深尤聖人因貳以濟民行之深意也曰易言時中之道故以中為吉中而得正吉其常也中而不正而亦不妨於吉權於時地之宜非必正而不失其為正也正吉道也正而不中則昧於時中之義雖正而不必吉矣然亦有中而未必吉或雖非中正而得吉總看時位如何不為典要惟變所適也然必善反身求之方始見得曰程子春秋傳多有可疑其大意則以顏淵問為邦一章為作春秋大旨大略看則可若謂書春王正月為志在夏時則朱子嘗云不成二百四十二年只證得行夏之時一語而強以夏時冠之周月亦於理有不妥也然大義數十微詞隱義時措從宜則誠哉言矣大抵春秋傳是程子未成之書也曰看周禮亦須得周公之心乃於宏大處見治體之大於瑣屑處見法度之詳彼毀以為偽經與用之而壞事者俱未嘗細讀之以求周公之心故也朱子曰周禮不可謂無關心性曰張子謂詩不可以艱嶮求微詩而已六經俱不可艱嶮求也但張子說經卻時不免艱嶮亦或自知之而氣質未能盡化與曰春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張子此言深中治春秋之病胡康侯且不免也其言存養也曰人非能涵養亦無以致知然既能致知則涵養